

上

海

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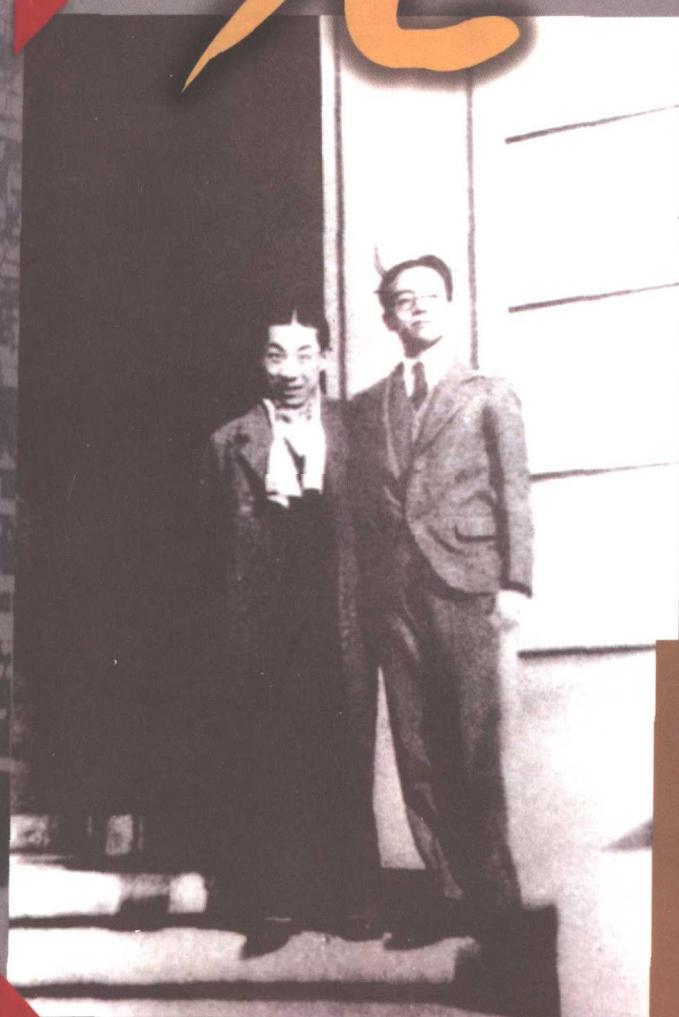
建

筑

从

书

老



上海
营造业及建筑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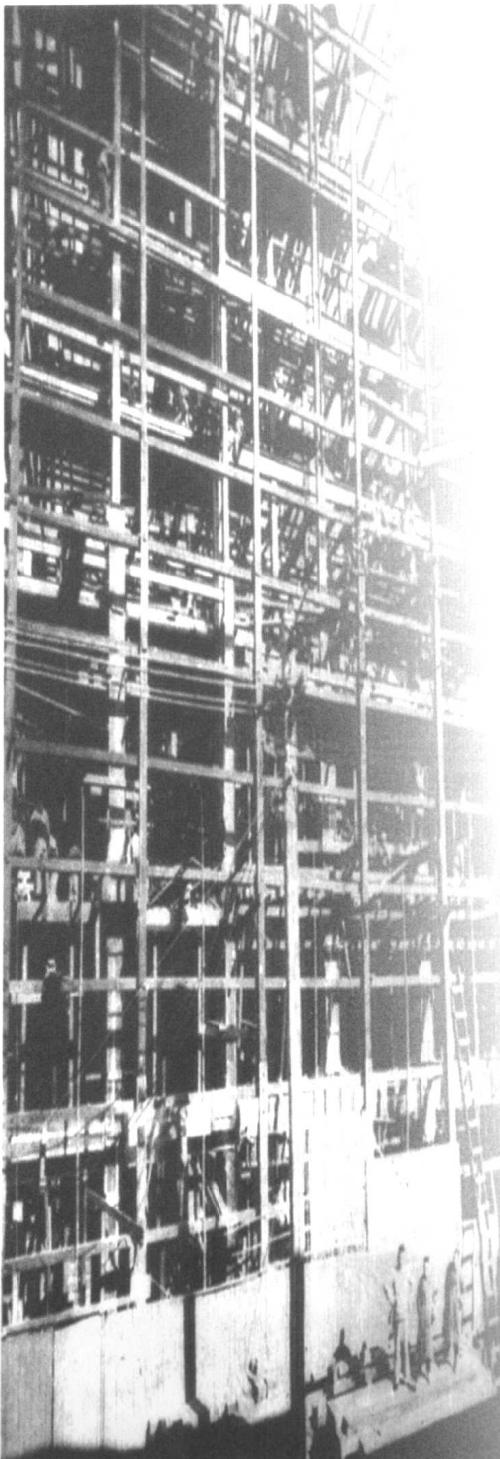
娄承浩 薛顺生 编著

Tongji Daxue Chubanshe
同济大学出版社

TU-092.5
上

老上海营造业及建筑师

娄承浩 薛顺生 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47555

RDA31 | 06

上 海 老 建 筑 从 书

上 海 老 建 筑 从 书



前 言

我是搞建筑设计档案管理的，干这一行已有几十年。由于职业关系，我与上海建筑有缘。新上海建筑的许多建筑设计档案，我都经手整理过，有的甚至可以说了如指掌，但是对老上海建筑不甚了解。

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国际饭店、和平饭店、先施等四大百货公司，以及其他高楼大厦，上海人以此为荣，外地人拍手称好。但是，知道老上海建筑详情的人不多，那时的书籍也少。记得，我在图书馆里找了半天，有一本讲述老上海建筑的，名叫《旧上海的故事》，还是一本少年儿童读物。

“文革”结束后，正常的学术活动终于可以进行了，我跟着我们设计院章明总建筑师编纂《上海近代建筑史稿》，原来我渴望了解的情况在这里找到了切入点。近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上海近代建筑的情况，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调查、踏勘和考证研究，逐步积累了许多上海近代建筑的历史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越来越体会到老上海建筑是上海珍贵的历史遗产，风格各异、千姿百态的老建筑汇集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等诸多因素，是历史的见证。

改革开放后，反映上海老建筑的书籍陆续出版。我有幸应同济大学出版社之约，与老友薛顺生一起编著《上海老建筑丛书》。我们将老上海的民居、洋房、寺院、教堂、洋行、银行、戏院、学校、医院、工厂等各方面建筑几乎都包罗在丛书的五个分册内。现在，书稿已全部完成，五个分册已出版，作为与建筑有缘的我，终于可以告慰自己，我为上海老建筑的保护尽了一份力。

喜悦之余，总觉得有点遗憾。我们为建筑物立了传，但是营造者和设计者这些建筑行业内的人员还是默默无闻。对这些上海开埠以来曾为建设大上海作出过贡献的人写一本书是我的宿愿，但是难度很大。许多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历史资料又贫乏。我拿起笔，又放下，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硬着头皮攻克这个难题。

上海的繁荣，离不开近代城市建设打下的基础。上海近代的优秀建筑，值得保护；为建设大上海付出智慧和辛劳的建筑工人和建筑师，同样值得可歌可泣。本人竭尽全力编著这本书，仅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本书对这方面专题初次尝试，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社会各方面关注，挖掘材料，充实内容。

娄承浩

2003 年 6 月 23 日

于爱联大厦

目 录

| | | | |
|------------------|-----------|---------------|------------|
| 建筑工匠的鼻祖鲁班及上海的鲁班殿 |(2) | 外国建筑师挟其技术独霸上海 |(55) |
| 鲁班后代精心打造江南名邑 |(6) | 中国建筑师学成归来初露才华 |(74) |
| 上海水木作的出现和水木公所的诞生 |(14) | 建筑师大显身手建设大上海 |(78) |
| 上海营造厂应运而生迅猛发展 |(18) | 组织建筑师学会切磋技艺 |(90) |
| 营造业激烈竞争各显神通 |(22) | 创办建筑教育培养建设栋梁 |(93) |
| 营造厂面临各种关卡和刁难 |(26) | 浦东籍营造业家简历 |(97) |
| 建筑工人的辛劳和反抗 |(28) | | |
| 同业公会的成立和建筑协会的活动 |(30) | 参考文献 |(105) |
| 建筑工匠的聪明智慧和高超手艺 |(36) | | |
| 主要华商营造厂和厂主的简介 |(40) | 后记 |(106) |
| 租界当局颁布规定孕育建筑设计 |(52) | | |

建筑工匠的鼻祖鲁班及上海的鲁班殿

我国各地都有鲁班殿，人们建殿树像是为了纪念他。鲁班不是达官贵人，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建筑工匠。

鲁班，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约507年，本名公输般，由于般与班同音的缘故，后来就称鲁班。鲁班的祖上世代是工匠，孩童时就跟随家人参加营造作业的劳动。在日积月累的劳动中，他善于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

《礼记·檀弓下》记述这样一段故事，季孙的母亲死了，在构筑坟墓时，年幼的鲁班提出采取机关办法封墓，遭到大人的训斥。但是，鲁班并不气馁，他勤恳劳动、善于思索，创造了许多木工工具。有一次他为建造宫殿与众人上山砍树取木，砍树全靠斧子，一连砍了几天，人已累得精疲力竭，木料还是供应不上，他心里着急得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整天在想办法。一天他在山上砍树时，不小心手被野草叶子划破了。他将叶子摘下轻轻一摸，原来叶子两边都长着锋利的齿。他从中得到启发后，下山请铁匠打了一条带齿的长铁片，拿到山上一试，一棵大树在铁片的一来一往地拉动中锯断了，就这样鲁班发明了锯子。

有了木锯，锯树的速度快了。做木工活时，锯木要划线，鲁班想到妈妈剪裁衣服用粉袋弹

线，就做了个墨斗，叫妈妈拉着墨线的头在木料上弹线。每次弹线，他都要叫妈妈帮忙，耽搁了妈妈纺线。妈妈对他说：“你做一个小木钩，不就可以替代我拉墨线吗？”他听了连连称是。后来，他做了一个弯钩，把它栓在线头上，弯钩往木料上一挂，划线时一个人就可以拉线弹线了，不用再请妈妈帮忙。后来为了纪念鲁班的母亲的这个发明，称这个工具为“班母”。

传说木工的刨子也是鲁班发明的，有了刨子就可以把凹凸不平的木料刨平，把毛糙的木料刨光滑。刨木料时，鲁班的妻子用双手顶着木板的一头，很费力又耽误了织布，后来他在木料前钉了个卡口，将木料卡住后刨木不再用人按扶了，这个卡口被称为“班妻”。

鲁班还发明了用来求直角的曲尺，后人叫“鲁班尺”等等。这些木工工具经济实用，一直流传至今。

鲁班发明了许多木工工具后，名声大振，民间流传他的故事也多了。有一次鲁班在河边一家酒店门口的棚里休息，看见一群工匠在造石桥，掌墨师催促着工匠们抓紧干活。经他打听，原来这里要赶在第二天立春前将桥建好，迎春的锣鼓队要从桥上通过。快合龙的石桥中央还有几块石块没装上，他拿出曲尺量量石桥又量量堆在地上的一堆石块，然后搬起一块石

块，在酒店前的棚里拿出随身携带的工具，打起石块来。卖酒的老太问他打石块干什么？他笑笑不作声。老太请他喝水吃饭后，他不一会儿把石块打好了，他对老太说：“明天如果有人要这石块，要让这个人答应照顾你这个孤老”，说完就赶路了。桥上通宵达旦干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亮时，只剩下最后一块石块没有装上，掌墨师指挥石匠把最后一块石头抬上来，发现石块小、留洞大，不合适。这时迎春锣鼓队的锣鼓声已经传来，再打一块石块已经来不及了。正当大伙着急的时候，老太来了，说她有一块与这留洞差不多的石块，掌墨师一听，跟着老太去看，果然有一块石块，用尺一量，一分不差。掌墨师想搬走时，老太坐在石块上不走，急忙说：“慢着！它的主人说过，谁要这石块，得养我终身。”掌墨师连声称是，扶起老太，让大伙抬起石块往石桥上留着的空洞装，不大不小正合适，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大伙问老太“石块是谁打的？”老太说“姓鱼名日，鱼日！”“这不是鲁字吗？鲁班师傅！”大伙儿如梦初醒叫唤起来。这时锣鼓震天响，迎春队伍从刚造好的坚固石桥上走过来。

鲁班的时代距今很遥远，他的生平记录很不完整，许多鲁班的故事只是民间传说，没有确切的记载。人们世代传颂着鲁班的故事，往往把我国古代建筑工匠的聪明智慧都挂在他的名下，美化并神化了，成为建筑工匠的化身。

几千年来，鲁班成了家喻户晓的神像。人们敬崇他，盖起鲁班殿。上海最早的鲁班殿建

在唐代，咸通十年（869年）朱泾镇（现金山县）曾建法忍教寺，寺中有清幽阁、雨花堂、推蓬宝等建筑，还有鲁班殿，建筑工匠们供奉先师，并在这里议事活动。这段历史记载很少，没有详细史料，但它告诉人们在上海地区祭祀鲁班的历史十分悠久。

随着上海城邑的发展，近代建筑工匠队伍不断壮大，清代道光十三年（1833年），有个本帮名叫朱顺高的石匠捐出城内“二十五保五图得字圩32号”9.5亩地皮建造鲁班殿。这个地方位于上海城隍庙的东拐弯处的一条僻静小路叫硝皮弄。鲁班殿是一座中国古代廡殿式建筑，建筑工匠们聚集在这里敬鲁班为先师，同行又在这里议事，逐渐鲁班殿成了上海水木业活动中心。上海开埠后，江浙一带水泥木匠纷纷到上海来承接工程或谋生，江浙建筑工匠以宁（波）、绍（兴）和苏（州）帮居多，他们对上海本帮一统天下的局面表示不满，要求改组鲁班殿主事机构。同治七年（1868年），上海县知县朱凤梯出面调停，并委派朱炳石为鲁班殿主管，上海、江浙各帮轮流主持鲁班殿事务，订立水木业同行操业和收费制度。鲁班殿原来是以上海本帮建筑工匠为主的封建行帮组织，经这次冲击后开始向水木同业协调机构方向发展。

由于年久失修，鲁班殿破旧了，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1894—1895年）在顾兰洲等知名营造作老板的捐款后，鲁班殿进行了重修，后来在这里成立了上海水木业公所。1907年，杨斯盛又说服绍兴帮同行，在鲁班殿成立沪绍水

木业公所。鲁班殿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直至上世纪 60 年代被拆除，翻建为五层楼房。

鲁班殿是建筑工匠对先祖表示崇敬和思念的地方，也是精神寄托的场所，有的把鲁班神化后建造鲁班庙。上海史专家薛理勇先生在《上海的鲁班庙》一文中，说上海至少有 4 处鲁班庙（殿）。《同治上海县志》记载：“鲁班阁，又称公输子庙，在里虹口，不详何时建。”里虹口即是今日的汉阳路桥至长治路桥之间近虹口港地块。约在咸丰年间在里虹口建过鲁班庙。在今东余杭路上也曾建过鲁班庙，是浙江宁波轮船木业公所建的，庙门很小，进门是天井，再进去即是正殿，殿堂供鲁班为先师，两边陈放着十八般兵器和木工工具。1909 年出版的《上

海指南》中曾记录这个庙宇。在今重庆中路太仓路附近也曾有个鲁班庙。宣统三年（1911 年）上海的宁波帮水木作业与沪绍水木公所意见不合而另立山头，租借这里的山东会馆空地建造鲁班庙，后来因法租界征地筑路，道路穿越山东会馆，鲁班庙被迫拆迁到鲁班路，鲁班路由此得名。

南市硝皮弄的鲁班殿，原来一直是供奉鲁班的，1947 年上海营造业不再神化鲁班了，他们将近代在建筑营造界成就卓越的先驱者杨斯盛、顾兰洲、江裕生、张效良的遗像请入鲁班殿供奉。鲁班的思想和精神造就了营造业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建筑营造人物，他们应当受到后人的敬重。



鲁班像



鲁班发明了许多木工的工具

鲁班后代精心打造江南名邑

上海滩在春秋时期是吴国的属地，战国时期这块土地已经开始开发，曾为楚国春申君的封地。上海滩西部水环山拱、树林茂密，是吴国贵族狩猎的好地方。《三国志·吴书》记载，东吴国君主孙权封陆逊为华亭侯。

古松江入海处，江口呈喇叭形向外扩张，古时称沪渎。沪渎垒是沪渎的防御性军事工事，在今青浦县青龙镇西侧还能见到当年沪渎村的遗址。“沪”原本是一种捕鱼工具，“渎”即是水道。可见古时我们的祖辈已在松江水道入海口布竹栅，利用海水潮汐捕鱼，沪渎一带之地是捕捞作业区，以捕鱼为生的渔民纷纷聚落在此，东晋年间已形成了一些渔民的村落。

古时上海滩的居民除了捕鱼外，还有以晒盐、耕种为生的。村落布置大多沿着东西向河流的南北两岸呈带状形。建筑根据生活和生产的需要，选择交通方便、地形高燥、土质坚硬的土地自由布局。建筑物大多围绕池塘四周布置，平面为自由式，外观是土墙、竹笆墙、粉墙灰瓦不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加上我们祖辈的辛勤劳动，上海滩的农业经济繁荣起来了，人口繁聚起来了。

古松江水道宽阔，上溯吴都下泻东海，往来的船只日夜穿梭，沿江捕鱼的渔网星罗棋布。在古松江的南岸有个集镇叫青龙，北临松

江，东濒东海，构成踞江瞰海的内航海运的优越地理位置。临镇有一条与古松江相通的青龙江，是海船停泊的理想港口。便利的交通，促使青龙很早就兴盛起来，船夫渔民为祈保出海平安无虞，佛事尤盛，建造了不少寺庙。唐代天宝二年（743年）就建造了占地60亩、建筑宏伟的报德寺（后改名为隆福寺）。五代十国时期汉乾祐二年（949年），在松江建造大佛寺兴圣教寺，寺院地广30亩，建有宝塔、寺殿和钟楼等。1976年松江方塔园施工时，发现地下埋入两大块石鼓墩，每块重3吨，圆柱直径82厘米，可见当年兴圣教寺殿堂规模宏大。

据明代嘉靖《上海县志》记载，青龙于唐代天宝五年（746年）置镇，至唐代长庆年间（821—824年），青龙镇已经十分繁荣，海船辐辏，商贾云集。宋代淳化二年（991年），青龙镇正式设镇。北宋初期青龙镇已是烟火万家的大镇，镇上有三十六坊、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为：见山坊、云津坊、至喜坊、先登坊、合浦坊、龙江腾地坊、招鹤坊、通惠坊、攀龙坊、平理坊、恩坡坊、崧高坊、来远坊、安流坊、万柳堤坊、熙春坊、便民坊、兴贤坊、亨衢坊、上达坊、中和坊、连魁坊、平康坊、振文坊、太平坊、仰高坊、皇华坊、桂枝坊、还珠坊、仙塘坊、阜民坊、登云坊、崇义坊、同福坊、福寿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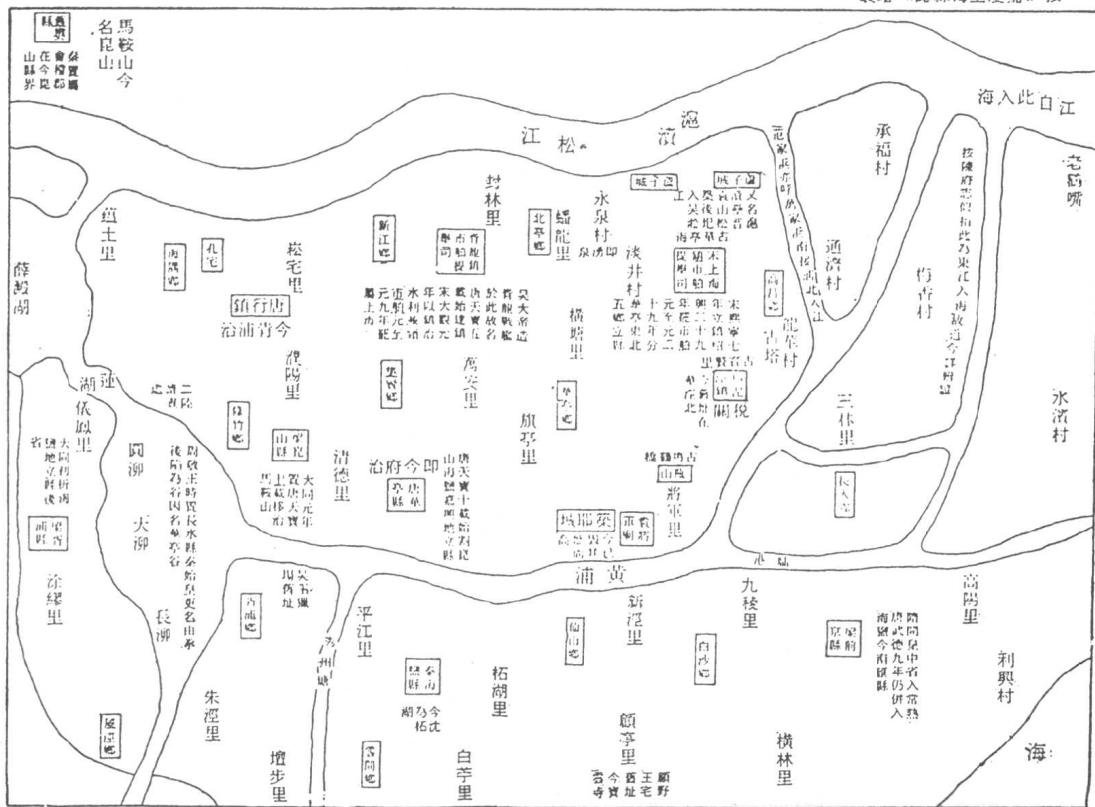
方塔园内发掘的古寺遗础，圆柱直径 82 厘米



兴圣教寺石柱础,石雕花纹

圖海上古

製繪《誌縣海上慶嘉》按



清代嘉庆年间绘制的古上海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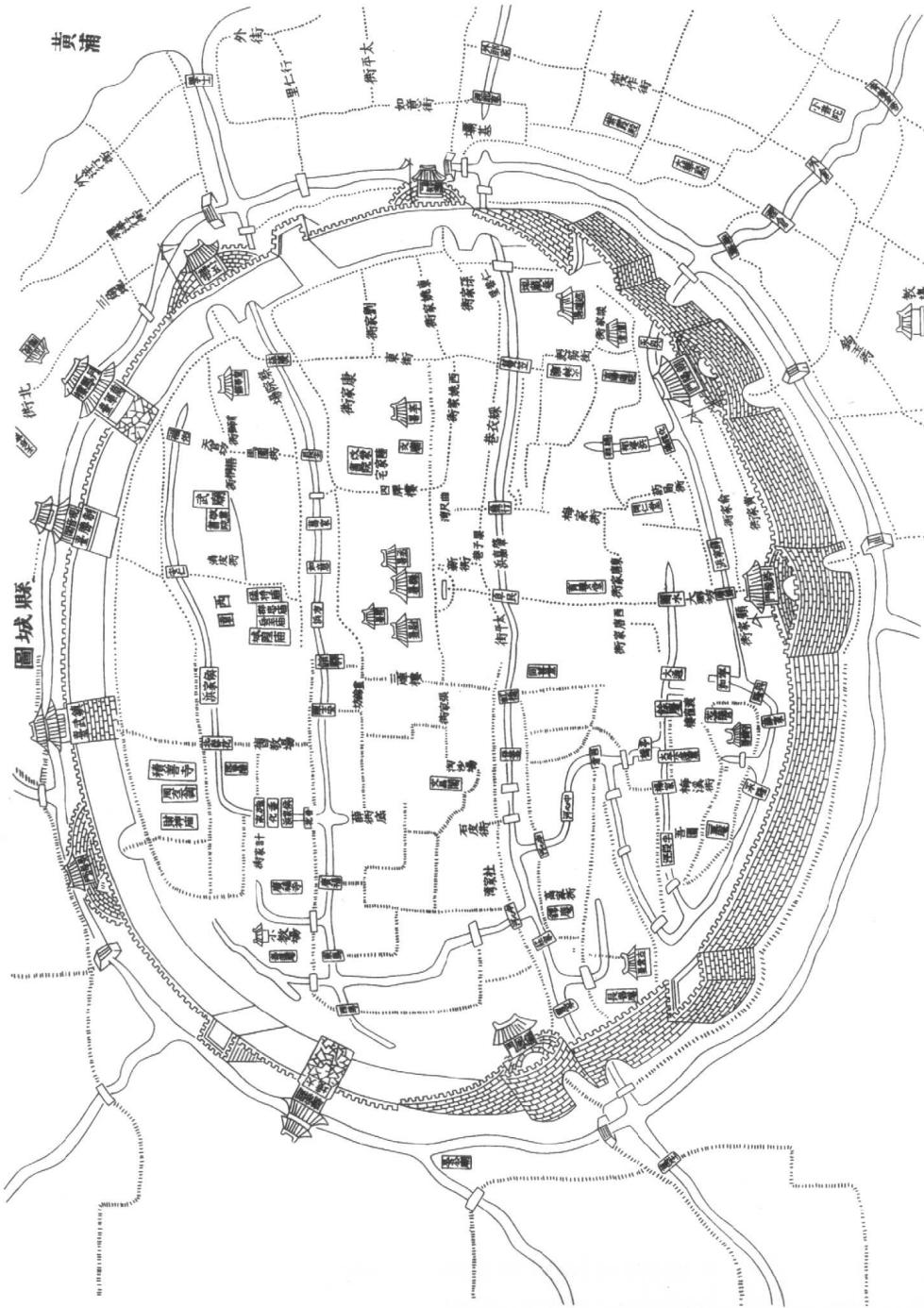
迎仙坊。市镇茶楼酒肆栉比鳞次，周围又是“三泖九峰^①”的风景胜地，吸引着文人墨客和海外人士。宋代迪功郎应熙的《青龙赋》说：“粤有巨镇，其名青龙。控江而浙淮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所刻的《隆平寺灵鉴宝塔铭》中记载青龙江商船不仅通航浙西，而且通航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地，甚至还通航日本、新罗（朝鲜）。可见，宋代青龙镇确是蜚名海内外的江南名镇。

唐代以后，随着上海滩地壳的变迁，致使松江下游湮塞，海岸线向东延伸，华亭海逐渐成陆，今上海市区已于唐宋之间成陆，众流汇集使东江变得日益壮阔。宋代青龙港日趋衰落，东江、上海浦经过人工疏浚形成黄浦江雏形，元代松江改名为吴淞江。海上船只不再从吴淞江直上青龙镇，便改道南下，停靠在上海浦西岸（今南市十六铺）。这里开始形成新的居民点和南北货物集散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开始设置上海镇，经过大兴土木，镇上已建有广场、市场、寺庙、官署等，建筑鳞次栉比，人烟稠密。十六铺已是“海舶辐辏，商船积聚”。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代政府在这里设立管理中外商船贸易征税的市舶司，以后又陆续设立管理商市贸易的榷场、海运漕粮的万户府、贮存漕粮的平仓等官府机构，户数达6万4千户，人数达10万，一跃成为“东南之都会”。

按元制3万户以上设县，元代二十七年（1290年），松江府知府仆散文奏请朝廷，划出华亭东北、黄浦江东西两岸的高昌、长人、北亭、新江、海隅五乡设立上海县。元代二十八年（1291年8月19日）正式获准，县境为东西160里，南北90里。东至大海50里，西至华亭县界110里，南至华亭县界72里，北至苏州府嘉定县18里。县署设在宋代榷货场，元代大德二年（1298年）又迁址至原市舶司署地（今小东门内光启路上）。县治的设立更促进了上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吴郡志》称谓上海为“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至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年），全县已有11万4千多户，人口达53万余人，蔚然成为东南名邑。

明代嘉靖年间，上海屡遭倭寇的骚乱，登陆劫掠，焚毁民屋，官民深受其害。人们深深感到筹筑城垣防御倭寇入侵的必要性。松江知府方廉在朝廷准奏后，集众筹议，征集捐赋，于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9月动工，众志成城，日夜兴工，仅仅三个月便筑成方圆9里、高2丈4尺的城垣，开城门6处，即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朝阳门（小南门）、跨龙门（大南门）、仪凤门（老西门）、晏海门（老北门）。城垣的建设使百姓安居乐业，城内的经济日趋繁荣，许多富豪绅士接踵而来，一批私家园林纷纷兴建，其中豫园、露香园、日涉园、也

^① “三泖九峰”位于今松江、青浦区境内，是古代上海地区四大风景区之一。三泖即长泖、大泖、圆泖。九峰即凤凰山、佘山、天马山、昆山、淀山等。



清嘉庆年绘制的上海县城图



清末上海县城西门



老北门大境关帝庙修复后的城墙

是园等颇为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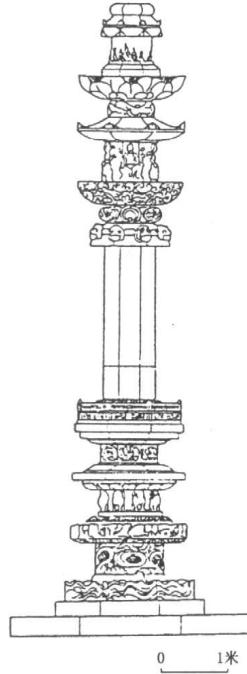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诏令开海贸易，江海关驻扎在邑城，从此“往来船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城内外舳舻相接，帆樯比栉”，在大东门、小东门一带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商业和贸易中心。清代嘉庆年《上海县志》记载当年上海商港的繁荣情景曰：“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

海上交通和商业的发展，加快了上海城镇的繁华。明末清初上海县城仅有10多条小巷，至清代嘉庆年间，县城内已有大小街巷60余条。在大小东门外的港区，有从闽、广转运来沪的洋货买卖集市——里、外洋行街，有以大豆、棉花交易得名的豆市街、花衣街，有买卖竹篾等手工业品闻名的竹篾街。城郭东南地区市井喧阗，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故当时有人作诗“一城烟火半东南”。至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已经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

上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江南名邑，建筑工功不可没。但是，在奴隶社会，奴隶们承受着繁重的筑楼搭建劳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官府将百姓作为“匠役”，为统治阶级修筑宫殿、楼台亭阁。唐代盛世时期国泰民安，官府匠役队伍萎缩，民间建筑工匠队伍不断壮大，工匠的技术不仅熟练而且还出现技术高超的建筑。唐代兴盛，佛事更盛行，在华亭地区建造寺院接连不断，如隆福寺塔，塔为七级八面，砖木结构，有腰檐、平座栏杆，顶上有塔刹。在青

浦大泖湖的沙洲上有一座五级四面的方塔，塔上飞檐四翘，悬挂檐铃，风动时烟波浩渺的泖湖上传来一阵阵叮当声。松江唐代石经幢高9.3米，21级，幢身八角形，分上下两段，上段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全文，下段刻捐款人姓氏。石经幢上雕刻的游龙、卷云、蹲狮、宝相莲花、玉珠、力士、天王、菩萨等十分精致。专家评价是：雕刻技巧洗练圆熟，线条浑成，细腻而不繁复，是不可多得的石刻建筑。可惜这些能工巧匠只有他们的作品流世，他们的名字没有留下。

明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建筑营造不仅量大而且规模也大，特别是海瑞任应天巡抚期间，推行“一条鞭法”，允许建筑工匠可用纳税代替徭役，把一批官役中的工匠解放出来，产生了独立的建筑工匠，明代万历年间上海县城交税的建筑工匠达520人。在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珍藏着明代中叶刻本《鲁般营造正式》。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刘敦桢教授考证《鲁般营造正式》六卷列于宋代李诫《营造法式》之前。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说：“坊间所传此书，实为南中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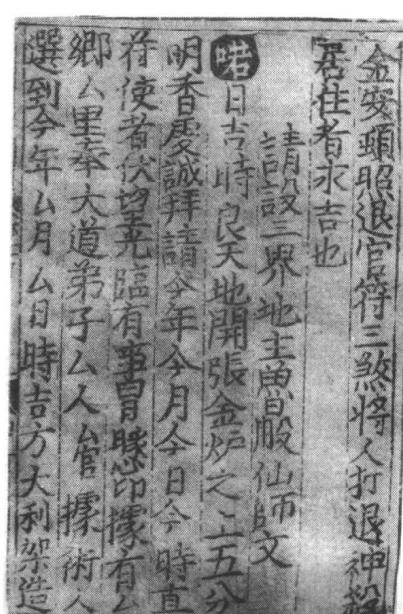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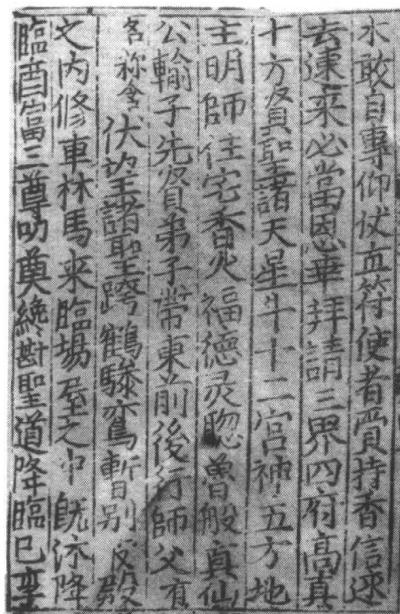
松江唐代石经幢立面示意图

影印明《魯般營造正式》序

陳從周

少聞魯般（班）之名，民間傳爲匠家之祖，所稱《魯般經匠家鏡》者，則又奉爲匠家之經典。魯般是否有其人，聚訟紛紜，余不敢確定其有無，存疑而已。而坊間所傳此書，實爲南中建築之術書，影響至大，成書之時，似在明永樂之後。欲求明代刻本實不可遇。三十余年來余屢客寧波天一閣，得窺見此范氏所藏明中葉刻本《魯般營造正式》，乃今日所存最早刊本，令人興奮不已。曩歲新寧劉士能先生敦頤曾見抄本，撰一跋詳爲考訂以張之，惜當時未寓目原刻也。世事滄桑，而此書深藏閣中，賴以保存。惜學者無由得見之，爰商之天一閣，影印出版，劉先生一跋則附焉。寡聞如余，則不勝贅矣。考此刻晚出者尚有明萬曆刻本《魯班經匠家鏡》，崇禎本《魯班經匠家鏡》。清代刻本有《新刻京版工師雕鑄正式》《魯班經匠家鏡》、《新鐫工師雕鑄

一九八五年端午於上海同濟大學建築系



之术书，影响至大。”建筑工匠由私人经验传授至营造规则的传授，有力地促进了建筑营造水平的提高。上海松江明代有个叫杨青的泥水匠，因明成祖营建北京皇城，被应征进京，他手艺高超、技术精湛，后来被提为工部左侍郎（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像杨青这样出入头地的建筑工匠凤毛麟角，有些文人从事建筑营造，名留青史。方廉，明代嘉靖年举人，后来又考取进士，嘉靖三十二年到松江府上任知府，目睹上海沿海屡遭倭寇骚扰劫掠，听取乡民顾从礼等人意见，决定筹建城垣。他亲自向富户劝募，民众纷纷解囊，集齐经费，并亲临工地指挥施工，终于建成了上海第一座城墙，确保了城内百姓安居乐业。张南阳，上海人，自幼随父学画，练得一手叠造假山的本领。明代万历五年（1577年）曾任四川布

政使的上海人潘允端解职回沪扩建私宅豫园，特地聘请园林名家张南阳设计造园。整个园林占地70余亩，有楼台亭阁，据潘亲自撰写的《豫园记》详叙，堂馆轩榭、亭台楼阁达30余所。园林布局虚实互映、大小对比、高下相称、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显示了很高的园林技法，是公认的江南名园。嘉定南翔古猗园聘明代竹刻盆景艺人朱三松设计布局，松江醉白池是清代画家顾大申自己设计布局。明代嘉靖年间水木作坊出现，至清代道光年间已形成一支社会职业队伍。张南来，上海有文字

记载的建筑史上最早以“作头”身份记载的人，清代道光六年（1836年）他承接被火焚毁的城隍庙戏台重建，他负责设计又指挥工匠，仅用半年时间完成了装饰精致的古戏台。

江南名邑，是谁打造？是名不经传的鲁班的后代，他们是上海营造业的先驱。



豫园藏宝楼